

第一章 一雙溫柔桃花眼

兩年前還人丁興旺的榮府，眼下的主子竟只剩榮瀾語一人。不過也有好處，那就是她如今的屋子又寬敞又亮堂。

刻著小朵如意雲的銅鏡裡，映著一位姿容明麗的少女，雙眉彎彎，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翹，臉如白玉，唇如櫻色。她正坐在紅木月牙凳上，聚精會神地給眼前嵌螺鈿小桌刷上黑漆，旁邊還擺著一盒裝飾用的綠松石。

小丫鬟新荔進門瞧見，忍不住蹙了蹙眉頭道：「我的姑娘呀，這哪裡是您該做的活計，榮府裡好歹還留了三四個小廝，總不能讓他們白吃咱們的白米紅肉吧。」榮瀾語手上的動作仔細而周到，語氣卻淡淡道：「也不是什麼難事，稍微用點心便是。再說，前兒宋虎帶頭吃醉了酒，被我罰了蹲柴房，眼下還沒出來呢。」提起吃醉酒的事，新荔眼神一暗，不敢再說下去。醉酒算是如今在姑娘跟前最提不得的字眼兒。

「有事？」榮瀾語感受到新荔的沉默，語氣和緩下來問道。

「嗯，前頭大姑奶奶到了。」新荔一邊說著話，一邊替榮瀾語找了一件見客的衣裳。

「嗯？大姊回來了，那二姊呢，沒一起吧？」榮瀾語把手裡的小刷子撈回漆桶裡，一雙清澈通透的眼眸望向新荔。

新荔苦笑道：「若是兩位姑奶奶一塊回來，我連說話的功夫都沒了。大姑奶奶還好些，是個直腸子，反倒容易相與呢。不像二姑奶奶，自己書讀得多，又找了個國子監司業的文官當丈夫，跟文人一樣酸腐，說起話也七彎八拐的，教人猜不透。」

「都不是省油的燈。」榮瀾語把纖白素手放在滴了花汁的溫水裡，輕輕往手背上撩了撩，又細心地用指腹摩挲著方才不小心蹭上的黑漆。

「說白了，還不是為了姑娘那點事。其實也怪不得兩位姑奶奶，老爺流放之前把您託付給兩位姑奶奶照料，這頭一樁呢，便是把您的親事定下來。說起來，您也十六歲了呢。」

新荔臉蛋渾圓，帶著稚氣，然而說起話來卻頭頭是道。

榮瀾語被她一本正經的模樣逗笑，指了指沒漆完的桌子道：「快收起來吧，大姊喜歡到處走走，一會萬一進來瞧見就不好了。」

「成，我讓清韻來搬。您快些去小花園吧，別讓大姑奶奶等急了。」

說是小花園，其實真不大，只是繞著迴廊盡頭的涼亭挖了一渠流水，又在兩岸種了些桃花梅花。此刻正值春夏之交，常有微風吹著紗帳飄飄，桃花瓣瓣飛舞，倒不失為一片美景。

榮瀾語換好衣裳走過來時，榮瀾芝已經坐在涼亭裡頭品茶了。兩人雖是姊妹，卻非一母所生，故而榮瀾芝瞧見榮瀾語時也沒多親熱。

「轉眼爹爹已經流放快一年了，妹妹一人在府裡竟也住得心安，還有功夫教人把原來深綠的紗帳換成淺粉。我和二妹倒是白擔心了，還怕妳想不開呢。」

榮瀾芝上身穿著桂子綠的掐花對襟衣裳，下身則是月白蝶紋百褶裙，說話間還用手中的蜀錦帕子按了按鼻子上的粉，柳葉眉也微微蹙起。

「姊姊的帕子真好看。」榮瀾語淡淡說了一句，四兩撥千斤似的讓榮瀾芝眉眼舒展開來。

「妳大姊夫買的。」榮瀾芝不無得意。「說起這點來，妳二姊夫真是比不過他。官職低些又有什麼要緊，這男人嘛，最要緊的是疼人。」

兩位姊姊從小比到大，榮瀾語早就見慣了，故而此刻只點頭應和。但今日榮瀾芝顯然有心事，說沒兩句竟又拐到了榮府的事上頭。

「妳的確把府裡打理得不錯，但這也沒什麼用，父親吃醉酒犯下大錯，被罰流放，怕是十年二十年都回不來，妳總不能一直守著府邸成老姑娘。我和妳二姊商量過了，替妳瞧了戶人家。嘖嘖，妳不知道，咱們家眼下這種局面，能找個願意要妳的人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。」這話說完，榮瀾芝看向榮瀾語。

榮瀾語早知會有此節，卻沒想到來得這般早。她一時想不到應對之法，只得眼觀鼻鼻觀心地裝作沒聽懂。

榮瀾芝瞧著妹妹低頭的嬌羞模樣，心裡竟有些發酸。榮瀾語本就長得好，沒想到這一年來出落得更加清麗可人。再瞧著這榮府雖然寂寥，卻被打理得處處景致不俗，比自己那闊氣卻亂糟糟的府邸還強上許多，她便越發不痛快。

「妳母親隨了父親去流放，當初拚死也不讓妳和妳那幼弟跟過去，不就是因為流放之地偏遠，沒有富貴人家可嫁嗎？妳總得順了妳母親的一片心吧。再說，這家人屬實不錯呢。咱們榮家雖是不濟，可姊姊也不能讓妳太吃虧，要是實在不怎麼樣的人家，姊姊也不會同意。妳就聽姊姊的話吧，啊？」

新荔在後頭急得抓耳撓腮，心裡迫切地想問一問到底是什麼人家，又不住地給榮瀾語使眼色，可自家主子像是成佛成仙了似的，連問一句都沒有。

「新荔，續茶湯來。」等榮瀾芝說得口乾舌燥，榮瀾語才回過神來，臉上掛著恰到好處的笑意，溫婉吩咐道。

「妳這孩子，我跟妳說大事呢，妳到底答應不答應？我府裡也算家大業大，難道差妳一口茶水不成？」榮瀾芝不喜歡榮瀾語這種寵辱不驚的態度，挺直了腰桿嗔怪道。

面對榮瀾芝的質問，榮瀾語依然端端正正地坐著。她穿著一身白裙，就好像白瓷瓶裡開出的水仙花。

等到新荔膽戰心驚地續好了茶湯，才終於聽見自家主子開口道：「大姊只說給我瞧了人家，卻對這人家什麼樣，這男子什麼樣閉口不提，可見這裡頭有彎彎繞繞。就算逼著我吃泔水，也得讓我見著這泔水的真容不是？」

「妳……」對上榮瀾語清透的鹿眸，榮瀾芝不由得語塞。她只想著榮瀾語年輕不經事，自然會任憑姊姊們安排，卻忘了這丫頭從小就機靈，又有逆骨，可不是輕易能拿捏的主。她倒是想說說這家的事，然則一旦說破是誰，只怕她更不肯了，到時候二妹還要責怪自己事情辦不妥。

想到這，榮瀾芝索性閉口不答。難題還是留給二妹吧，她乾脆認個慫。

榮瀾語早知如此，臉上恢復了些許笑意道：「大姊要留下來吃晚膳嗎？若要留下來的話，我這就讓劉嬾嬾出去再買些菜回來。本該宋虎去，可那廝吃醉了酒，且

得關上一些日子呢。」

「妳把宋虎關了？他，他就沒說什麼，沒鬧起來？」榮瀾芝回過神來，心想宋虎長得人高馬大，又有功夫在身，算是府裡的小廝頭頭，彼時在榮府的威風幾乎不亞於主子，哪裡是榮瀾語這等嬌嬌姑娘能壓得住的人？

「他自然說了一些混帳話，可人嘛，總是有軟肋的，但凡拿捏住了，就沒什麼厲害了。」榮瀾語淡淡一笑，鹿眸水潤明媚。

「呵呵。」榮瀾芝乾笑兩聲，心裡竟不知為何有些慌得慌，隨後乾巴巴道：「我、我還得回府陪妳姊夫用晚膳，就不多留了。過兩日吧，過兩日妳二姊有空了，我們再一道過來。」

送走了榮瀾芝，榮瀾語顯然也不暢快，索性拉著新荔往廚房去。

做菜是件需要集中精神的事，能夠讓人忘記煩惱。

一路上，新荔彆扭極了，一個勁兒地念叨著，「姑娘，這是成親，不是過家家，您聽明白沒有？這是關乎您往後幾十年日子的大事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榮瀾語瞧見劉嬾嬾已經在切一顆水嫩嫩綠油油的白菜，便去找新買的一塊五花肉來配。

父親雖然被流放，但家底兒還在，榮瀾語手裡也攥著一些良田鋪子，故而她的日子不至於過得連油星都看不見。

「您知道，您什麼都知道，那您倒是問問啊，到底是什麼人家啊！」新荔按住榮瀾語的手，急得直跺腳。

榮瀾語這才笑道：「妳急什麼？大姊事沒辦成，二姊自然坐不住，過兩日便會來跟咱們說個究竟。妳不必替妳家姑娘抱太大希望，以咱們府裡如今的情況，只怕連城門小吏都未必瞧得起。」

這話實在不像是在安撫人，新荔越發靜不下心了。「兩位姑奶奶是您的姊姊，雖然是先頭原配生的，可都是老爺的骨肉，她們總不至於害您吧？」

「這話又糊塗了。若是不害我，就不會在咱們府裡聲名狼藉的情況下急著給我訂親，總得等這陣子風頭過去再說。她們如此迫切，大概是因為兩位姊夫坐不住的緣故。」

「跟兩位大人有什麼關係？」新荔迷惑道。

「若是我好好嫁人，自然跟他們沒關係。但若我總是獨居在這，就跟他們有關係。榮府已經有流放的人，名聲很不好，故而他們嫌惡得很。要是我再鬧出些不乾不淨的事來，他們為官者的顏面就更不剩什麼了。所以他們不會允許我一個人獨居在榮府。」

瞧著新荔臉色沉鬱得快要滴出水來，榮瀾語又笑道：「妳放心，無論多難的境地，我都已經做好了準備。我答應過母親要好好活著，要好好經營鋪子。如此錢生錢，父親母親的日子也能好過些。」

「老爺又不是您一個人的爹爹，我看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根本不在意老爺缺不缺錢花，您今兒也看見了，大姑奶奶那蜀錦的手帕就值七八兩。」

「所以她也捨不得用啊，方才連按鼻子上的粉都不敢使勁兒呢。」榮瀾語笑道。

新荔終於被榮瀾語逗笑，但眼底卻充滿了對自家姑娘的疼惜。

可她家的姑娘卻沒有察覺，反而眼底閃爍著那似乎永遠不會黯淡的光芒。此刻，她認認真真地拔掉五花肉上最後一根毛，道：「所以啊，新荔，我們要好好照顧自己，好好活著。母親說過，盡人事，有時候不如聽天命，沒準兒這真是一樁好姻緣呢？」

「是不是一樁好姻緣，過兩日二姑奶奶來了就知道了。」新荔壓下心疼，替榮瀾語選了一把剛開刃的好刀。

榮瀾語的廚藝越發的好。父親榮秉懷被流放之前，她只能做幾道家常菜，如今已經做得能跟賞心樓的大廚相媲美了，連教她廚藝的劉嬾嬾也止不住讚歎她的天賦異稟。

今兒是立夏，有吃「三新」之說，故而榮瀾語用麥子粉烙了薄如蟬翼的春餅，又把鴨腿烤得外焦裡嫩，切成細細的肉絲，佐以櫻桃汁點綴，杯中則是澄澄甜甜的青梅漿。這一套吃食，光是擺在亭子裡便別有一番風味，更別提那桃花的晶紅落蕊不時飄在桌上。

新荔食指大動，但好歹還記著侍候榮瀾語浣手。

偏偏這會，一個柳眉細眼的少女走進來，輕聲道：「姑娘，二姑奶奶到了。」

「我正想著二姊什麼時候來呢。」榮瀾語毫不意外，輕輕把雙手撂在錦帕上吸乾水分。「清韻，妳去請進來吧，我去給她再備一份膳食。」

清韻搖頭道：「我怎敢不請呢，可二姑奶奶不肯，說叫您出去接一接。我瞧著一行有兩頂轎子，有一頂是藍頂的，怕是司業大人也到了？」

「二姊夫也來了？怪不得。」榮瀾語用竹骨雲紗蓋住滿桌精緻的飯食，歎氣道：「可惜了，這鴨肉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「您還是操心您自己的親事吧。二姑奶奶來，為的肯定也是這件事兒。」新荔沒了食慾，托著榮瀾語的手往門外走去。

榮府門前此刻果然停著兩頂轎輦，前頭站著細腰如柳的榮瀾煙。瞧見榮瀾語走過來，她的眼底立即浮現些許笑意。「快過來，妳二姊夫還要去賞心樓應酬，照個面就走了。」

榮瀾語笑著應承下來，心裡卻有些納罕。堂堂的國子監司業，怎會為了跟自己照個面，特意繞路過來一趟？

心裡想著事，腳下的步子就有些慢，但胳膊旋即被迫不及待的榮瀾煙抓住，拉扯著她向後頭的轎輦走去。

榮瀾語身子不穩，哪裡還有心思瞧轎輦上的動靜，只顧著低頭盯準自己的雙腳，不讓它們打架。

等到好不容易站穩時，一位身著墨色長衣的男子已經撞入眼簾。

榮瀾煙的丈夫莫文軒已經算是身材頗長的男子，可眼前人卻比他更加氣宇軒昂，身軀高大，再加上一襲黑衣，更顯得高貴俊美。

但細瞧那張臉時，卻發現又不盡然，他的面容並沒有與那八尺身軀相對應的粗狂冷硬，反而唇如玉色，一雙桃花眼使得眼神更溫柔，讓人望之便想回之一笑。榮瀾語難得怔住，卻不知自己的反應也被眼前人看在眼里。

「這是盛京鹽運司知事周大人，快問安啊。」榮瀾煙推著榮瀾語的胳膊道。

榮瀾語隨即垂下眼眸，臉龐姣好如月色。

但這樣懾人心神的容貌，卻未讓對面的周寒執多看一眼。他略搭了一眼便垂眸回禮，語氣冰冷冷道：「寒執不該下輦的。莫大人，寒執先去賞心樓等你吧。」

說罷，他竟沒再寒暄，轉身另挑了一匹馬離去。

想想也是，姊姊冒失拉著人家跟自家妹妹當街見面，多少有些不地道。連榮瀾語自己都覺得不妥呢，更別提被蒙在鼓裡的官大人了。

莫文軒淡淡一哂，並不覺得如何，反而看著榮瀾煙笑道：「妳別擔心，周寒執就是這副性子，一向不怎麼跟女子打交道的。」

榮瀾煙笑著頷首道：「無妨無妨，夫君快走吧，我與妹妹好生解釋便是。」

還有什麼可解釋的？榮瀾語從看見人的那一刻就已經明白了，二姊這是讓自己親自相看夫婿呢。

莫文軒「嗯」了一聲，隨後竟忽然改了溫和臉色，冷冷看著榮瀾語道：「聽說當著大姊的面妳很是猖狂，那我倒想問問妳，寧哥兒的性命妳要還是不要？」

榮瀾語聞言，頓時心中一冷。母親是繼室，生了自己和寧哥兒兩個，因要隨父流放，故而把寧哥兒放在二姊夫府上養著，隨二姊夫讀書做事。父母也是一番苦心，沒想到如今成了二姊夫要脅自己的把柄。

瞧著榮瀾語怔住，莫文軒的表情稍稍滿意，繼續喝道：「別拿出對付妳大姊那套來。我把話放在這，這門親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，由不得妳想法子轉圜。妳要明白，將來能救妳父母出梧州的人只有我與妳大姊夫，能護住寧哥兒的人同樣只有我們。」

這便是榮瀾語能想到的最差情況，用寧哥兒來要脅自己。

但因為心裡已經對這一切有了準備，此刻真的發生了，她反而沒有想像中失望，不過淡淡一笑，想替自己辯駁幾句。

然而，她終究比不得當官之人，還沒回話，便見人家拂袖走了。

榮瀾煙回頭推她一把，負責唱白臉，「妳二姊夫難得說這麼多話，可見也是真心疼妳。寧哥兒在我那好著呢，只要妳好好嫁人便成。走吧，咱們進門。」

這便是軟言軟語的威脅了。

被推搡著進了門，榮瀾語只感覺自己的兩條腿都使不上勁。說不慌是假的，這是要將自己的終身定下啊。當司業的二姊夫都放了這樣的狠話，可見真沒打算給自己轉圜的機會。

讓榮瀾語意外的是，那位大人的面容竟然如此俊美。

可越是如此，她越是慌張。

榮瀾煙姊妹兩個是原配生的，自己是繼室生的，怎麼想也攪和不到一處去。這種一向不與自己親厚的人，陡然給自己選了如此俊逸的夫婿，讓人不得不懷疑這位

大人內裡得有多麼的不堪。

「想什麼呢？」榮瀾煙拿胳膊肘推了推榮瀾語，挑眉問道。

姊妹倆站在一處，實在不像是一家人，一個蜂腰濃抹，一個窈窕清麗，更像是芍藥與芙蓉。

榮瀾語淡笑，肌膚泛著微微的光澤。「在想我的那碟子烤鴨肉，若是沒涼，二姊正好一塊用。」

榮瀾煙乾笑幾聲，心裡卻詫異於榮瀾語的鎮定，應付道：「行吧，我正餓著呢，咱們一塊用。妳的手藝一向是好的，父親當年還在盛京的時候沒少誇妳，我和大姊可得不著那麼多好話。」

新荔跟在身後，聽著二姑奶奶說起老爺時並沒有半點難受的意思，心裡有些發涼。這樣淡漠親情的人，能給自家姑娘找什麼好人家？

這一頓飯下來，新荔聽得心裡越發沒滋沒味。跟大姑奶奶的閉口不提相反，二姑奶奶句句話都在誇那位周大人，又把周府上下全誇了個遍，誇得人心裡直發毛。好不容易陪到日落時分，總算送走了榮瀾煙。這會，連一向精神頭十足的榮瀾語瞧著臉色都有些不好看了。

「二姑奶奶是什麼意思，竟直接把周大人拽過來打照面，莫不是打量著姑娘會以貌取人，頭腦發昏？又說了那麼多好話，誰信呢！」新荔試探著說話，見榮瀾語沒吭聲，又繼續道：「姑娘沒吃好的話，我讓劉嬤嬤再蒸一碗雞蛋羹，點上芝麻油，可好？」

「鴨肉油膩，我剋化不動旁的了。」榮瀾語輕聲回答道。

「那姑娘掏心窩子說說，對這樁婚事做何心思？」新荔刨根問道。

榮瀾語纖細的食指揉了揉額頭，隨後苦笑道：「若不提寧哥兒，一切還好說，可二姊夫已經明說了，我實在擔憂得很。母親臨走前就託付我這一件事，寧哥兒若真有個好歹，我往後可怎麼見她？妳瞧著二姊夫是個文官，可年紀輕輕就成了國子監司業，難道是沒個手段的人？」

帶著愁緒的話才說了幾句，榮瀾語果然又起了精神道：「不過，我們總得打聽個明白，若真是個禍害，我也不能坐以待斃。方才我聽二姊沒提起周家的當家主母，難道這位主母不是好相與的人？果然得我們自己想法子問問。那句話怎麼說來著？知己知彼吧。」

榮瀾語的眼底閃著明亮的光，似乎總不會被生活打敗。

「姑娘要怎麼打聽？周家可是這兩年才來盛京，咱們兩眼一抹黑。之前與您交好的姊妹如今又不跟咱們來往了……」新荔歎了一口氣。

「劉嬤嬤不是要過生辰了，妳給她拿些銀子去賞心樓坐一坐，今兒可以買上一個水晶肘子，明兒可以喝點桃花酒，她是個喜歡聽閒話的。嗯，我還得去找表舅舅家的三表哥問問，他一向好交際，又是個嘴嚴的。」榮瀾語一邊親手把亭子裡的紗帳挨個打上精緻的蝴蝶結，一邊輕聲念叨著。

新荔聽著自家姑娘為自己籌謀的模樣，心裡有些發酸。要是老爺夫人在，哪裡會讓姑娘自己操這份心？難為姑娘倒是心胸開闊，這兩年一樁樁一件事壓下來，

竟沒有在人前露過半點喪氣。

她眼眶一熱，看著榮瀾語道：「姑娘會有一樁好姻緣的，我瞧著那位大人也是好人。」

榮瀾語沒有回答，只是衝著新荔一笑。

第二章 吃酒耽誤事

次日一早，主僕兩個果然去了尚文閣。尚文閣是可容學子住下的地方，故而常有家中親眷過來探視，送些零嘴衣裳等物，因此榮瀾語的出現並不會引人懷疑什麼。尚文閣的廊下，榮瀾語著一襲淡雅的百合錦裙，髮髻上簪著幾朵珠花。最樸素無華的打扮，卻依然引來幾位公子的側目。

余衍林眼神有些猶豫，索性側身擋住眾人的視線，對上表妹出水芙蓉般的面龐道：「妳說周寒執？妳姊姊為妳選了他做夫婿？」

「也沒說準的事兒，我不過是問問。」榮瀾語的臉上掛著恬靜的笑。

余衍林自知失言，訕訕一笑，轉瞬眼底又對這位表妹有些憐惜，歎道：「我與周寒執不過一頓飯的交情，哪裡能評判人家的好壞。不過說句實在話，這人相處起來還算友好，沒有當官的酸腐，又性情和順。」

「這麼說，竟沒有半點短處？」新荔忍不住插話。

「許是有，但我不曾知曉吧，若不然為何二十餘歲還未娶妻？」余衍林也說不清個所以然，眼神有些急躁。「要不，我託人為妳打聽打聽？」

「那倒是不必了。」榮瀾語擺擺手。「表哥是來求學的，今兒已經是打擾了。這是我們府裡劉嬤嬤親手做的幾盒點心，還望表哥別嫌棄。」

「不嫌棄不嫌棄。」余衍林連忙接過來，對上表妹一雙水盈盈的眼眸，心裡越發不是滋味兒。

從前榮家沒出事的時候，他常到榮家，故而榮家兩位姊姊早先也過來委婉問過他是否願意娶瀾語，他有些意動，可家中長輩一口便回絕了。誰不知道，榮大人被流放，那位得寵的繼室不要臉地跟了去，只留家裡這個女兒和一個不經事的幼弟，這樣的身世，對他往後功名無益。

話是這麼說，但這樣一位容色足以驚豔整個尚文閣的女子站在眼前時，說不後悔是假的，余衍林甚至有些羨慕周寒執。

榮瀾語並不知道，直到自己背影消失的那一刻，余衍林才一臉黯然地離開了廊下。很快，主僕兩人回了榮府。那麼巧，劉嬤嬤手裡正抱著一個油紙包往門裡走，瞧見榮瀾語，她正要邁過門檻的腿又收回來，咧嘴笑道：「姑娘，我沒捨得在賞心樓吃獨食，便把水晶肘子買回來了。」

「嬤嬤真疼我。」榮瀾語柔柔一笑。

「還有要事跟您說呢。我讓清韻做晚膳，咱們一道說話吧。」清韻是劉嬤嬤的女兒，她自然能指使得動。

「可是有周大人的消息？」新荔瞧著左右無人，低聲問道。

「嗯。說好倒也好，說不好也是不好。」劉嬤嬤一向耿直，今兒說話卻很是繞彎子。

「嬤嬤這是什麼話？妳說明白些，周府到底如何？」侍候著榮瀾語坐在玫瑰圈椅裡，又倒了兩盞紅棗熟水，新荔便迫不及待地問道。

「我今兒去賞心樓，正好碰上原先周府門下一所小鋪子的掌櫃。他是我家那一位的同鄉，之前打過些交道，如今他告老，又跟舊主子沒糾葛了，我便細細問起究竟來……」

「您撿要緊的說！」新荔再催，周正的眉眼都擰起來。

劉嬤嬤「嗯」了一聲也不再廢話，徑直說道：「周家原先住在寧州城，可不是小門小戶，是正經富貴人家呢。他們是前兩年來盛京的，彼時那位周大人剛剛入朝為官，正是得意時候，當家主母也很能幹，置辦的府邸堪稱富貴華麗。只可惜她是個沒福的，兒子剛出息，便因車馬受驚，活活摔死了。那一群姨母舅舅真不是東西，竟登門去周家要人，又把周家的錢財分個七七八八，周大人的父親受了氣，便搬回寧州城去了。」

「那這門親事？」

「只知道是周老太爺月前從寧州城回來定下來，剩下的就不知裡頭的糾葛了。」新荔啪嗒一聲撂下手裡的茶壺，壺嘴的熱氣裊裊上升，她認真思量道：「這麼說，果然是好也不好。好在，沒有了當家主母，姑娘過去便能做主。不好在沒有當家主母，姨母舅舅又欺負人，只怕姑娘會有委屈受。」

「這些都不是要緊的事兒。」榮瀾語膚白唇嫩，容色嬌豔，總會讓人產生一種她一開口便吐氣如蘭的感覺。「要緊的是，這個人如何？」

「說是常人一個，沒什麼毛病。」劉嬤嬤將杯裡的紅棗熟水一飲而盡，用帕子抹了抹嘴唇道。

榮瀾語聽見這話，淡淡地舒了一口氣。

「我看呐，兩位姑奶奶大概也不會真害姑娘。雖然從前在閨閣的時候相處不來，可如今老爺夫人都不在盛京，妳們幾個自然要互相扶持。這周家我瞧著還不錯，不過是窮一些罷了，從八品的鹽運司小官兒，俸祿是低些，可咱們府現在也不風光，還求人家什麼呢？能嫁給一位當官的已經是姑娘有福，也算兩位姑奶奶盡心了。」劉嬤嬤苦口婆心勸道。

大概真是如此？榮瀾語心裡也沒底。但她明白這事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，倒不如好好應對著。聽天命已經做到了，眼下便是盡人事的時候。有時候盡了人事，不好也能變成個好字。

又過了兩日，榮瀾煙又派人來傳話，說下聘的日子定在芒種，讓榮瀾語自己把嫁妝清點一遍。嫁妝是三四年前就預備好的，因為想著這幾年再潤色一番，所以並不算多，好在嫁的也不是名門望族，倒也說得過去。

但由待嫁的姑娘自己清點嫁妝，還是顯得有些寒酸可憐。榮瀾語倒是不介意，劉嬤嬤幾個卻把兩位姑奶奶好生埋怨了一番。

好在下聘那一日，兩位姑奶奶沒半點耽誤，早早便打扮周正來給榮瀾語鎮場面。

榮瀾語是準新娘不宜見人，便與清韻坐在小花園裡看寧哥兒新近寫出來的字帖。新荔坐不住，自請了去前頭侍候兩位姑奶奶。

又過了一個時辰，榮瀾語的兩位姊夫也到了。

不是休沐的日子，看來是特意告了假的。

然而，大夥人都齊了，卻遲遲沒有新郎上門的動靜。照理該是辰時登門，沒想到竟足足等到了午時也不見人來。兩位姑奶奶與媒人聊得口乾舌燥，兩位大人喝到茶湯都沒了顏色，到最後急得差點請媒人去問人家是不是打算毀約。

就連榮瀾語也沒得個安生，被兩位姊夫叫到前頭問話，問她是不是暗裡使了什麼手段。

榮瀾語苦笑搖頭的功夫，外頭總算傳來了消息，說周大人昨夜吃醉了酒，今兒起不來，所以不能親自來了，說稍後會有家中姨母親自過來送聘禮。

這話一出，榮瀾語的心涼了一截。

這樣重要的日子竟吃醉酒，可見這位周大人的人品。

然而，讓榮瀾語心裡越發不是滋味的是，眼前眾人臉上都沒有意外之色。她悄悄捏緊帕子，神色平靜地喘勻了氣息，靜靜等著幾位姊姊姊夫開口。

「在朝為官哪有不吃醉酒的，想必昨兒是應酬了。」莫文軒長相斯文白淨，此刻淡淡一笑，倒是一臉通融的模樣。接著他又扭頭問道：「大姊夫看呢？」

步軍御領趙再喜此刻朗聲笑道：「忙於應酬，可見官場有精進之態。有如此上進的夫婿，是咱們妹子的福氣。」

榮瀾煙也乾巴巴笑道：「正是，京官不好做。既是他家姨母過來，你們男人家索性先忙去，我與大姊在這應付便是。」

如此，幾人同心協力，三言兩語便把事情抹過去了。

然而連新荔都瞧出事情不對勁，榮瀾語又怎會坐以待斃？

她唇邊噙著自然的笑意，看向大姊，軟軟道：「既然周大人不來了，我索性就坐在這見見那位姨母吧。都是親戚家，早些留個好印象，往後也好走動。」

「妳倒是不害臊。」榮瀾芝見她開竅，心裡又意外又高興，笑咪咪嗔怪一句便答應下來。

反而榮瀾煙微蹙眉，但想著都要下聘了，想必也翻不出什麼浪來，便沒攔著，讓她隨著一起見了周家那位姨母。

周家是在寧州發家，如今在京當官的除了周寒執，便只有這位姨母的夫婿，任著從九品馬廠協領的官。這樣的小門小戶，榮瀾芝和榮瀾煙兩姊妹接待起來自然毫不費力。

周寒執的姨母名喚郝玉蓮，想必是為了圖喜慶，年過四十的人此刻竟穿了一件鮮紅的石榴裙，臉上也塗得像白麵似的，顴骨上兩抹紅更像是剛從戲臺上下來一般。這樣一副鄉下人做派，讓姊妹倆對視一眼，好不容易才掩飾住嘴角的笑意。

榮瀾語倒不吭聲，親手倒了茶湯遞過去，雙目低垂，淡淡掃了一眼那短得可憐的禮單。

榮瀾煙從榮瀾語手裡接過茶湯，遞了一個慈愛的微笑給她，又看著郝玉蓮道：「協

領夫人，不是我誇口，我們家這位妹妹真真是極好的。妳看這偌大的榮府，都是她一個人打理的，這可是治家的好手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，我還想誰把府上弄得這麼利索精緻，原來榮府現在是姑娘當家。」郝玉蓮努力扯動嘴角，趁著這功夫細細打量起榮瀾語來。

但見她一身淡黃襦裙，兩朵髮髻上各墜著珍珠流蘇，小臉嬌俏好看，指尖忍不住就往手心掐了掐。

這樣好的姑娘，可惜是外甥媳婦，不是兒媳婦。

修長粗糙的手指擋在唇邊輕輕咳了咳，郝玉蓮壓下念頭，拿過手邊的禮單，吵吵嚷嚷道：「我就說我家這外甥配不得咱們三姑娘。您說，我那外甥雖然是個京官，可年紀還小，手裡沒存下什麼私囊。當年我那妹妹還在的時候，倒是很會經營，可惜啊，天妒紅顏，她撒手一去倒是省心了，留下了多少張能吃能喝的嘴啣。我這妹夫又不中用，倒騰過瓷器，又開過藥鋪，不知賠了多少銀子。這一老一小，實是累贅吶。」

人家親戚送聘都是句句美言，郝玉蓮這樣一味把實情往外掏的，也是打著燈籠難找。但這正中榮瀾語的下懷，她想聽的可不就是這些見不得人的事。

她暗暗品著郝玉蓮的話，沒想到郝玉蓮一個勁兒地往她臉上瞥。照理新娘子聽見這些話該有些動靜才是，這悶不吭聲是怎麼回事？

難不成真看上周寒執那張臉了？

郝玉蓮不信邪，又絮叨了半晌，才把手裡的禮單遞出去。「單薄是單薄些，但我那外甥爭氣，將來總能給個說法的！」

「將來的事誰又能說得準？」榮瀾語聽得有些不耐，但轉瞬似乎想到什麼，又乾笑道：「將來沒準兒周大人更有出息呢。」

「正是。」榮瀾語接過禮單直接摺在桌上。莫文軒早對她說了，只要榮瀾語能安安生生嫁個為官的人家，旁的都是小節。

郝玉蓮瞧著這對姊妹壓根沒跟禮單較勁，心裡越發嫉妒外甥命好。又看著榮瀾語笑咪咪的淡定模樣，不由得咬緊牙根道：「哎呀，這話我本不該說，但若是不把醜話說在前頭，我真覺得對不起這樣好的三姑娘。」

她不顧榮瀾語有些扭曲的臉色，大刺刺道：「我那外甥如今是個嗜酒如命的酒鬼。一個月掙了幾兩銀子，全都送到賞心樓跟那群狐朋狗友拉交情去了。這不，昨兒又是如此，連今日的大事都耽誤了。」

「哎，說起來我不知勸了他多少次，存些銀子，存些私囊，起碼先把府邸整修一下。如今那外甥瞧著倒是闊氣華麗，可誰知道裡頭是空蕩蕩一片吶。這酒鬼啊，真真愁死人，難道往後成了婚，還讓新娘子住空房子嗎？」

若說進門之前郝玉蓮還有三分指望這親事能成，可一見榮瀾語如此中用，她有些反悔了。要是真讓這麼伶俐的姑娘進了門，她將來還怎麼去周府打秋風，又怎麼藉口府裡沒有女眷而去操持人家的家務事？

那周家如今雖不怎麼樣，可那三進三出的大宅子，加上周寒執的俸祿，可都是她眼熟已久的。

說完這番話，郝玉蓮長長歎了一口氣，用看似心疼實則期待的眼神看向榮瀾語。她就不信這小姑娘此刻還不慌，合該鬧翻天了！

旁人大概不知道，榮秉懷便是因為醉了酒才在御前說錯話，進而被罰了流放的，故而榮瀾語極厭惡喝酒的人。

然而世上的事兜兜轉轉，大概就是如此。越厭惡什麼，偏偏就來什麼。

畢竟積年的教養在這，雖然心裡已經炸了鍋，但臉上卻能做到半點波瀾都不顯。一張櫻桃小口輕輕抵了抵，手中的茶湯便順著嗓子滑下去，唇齒間只剩回甘。她細細思量著郝玉蓮的話，與自己前兩日聽來的閒話相對照。旁人都說周寒執沒什麼毛病，郝玉蓮卻說他嗜酒如命，這是什麼緣故？

然則這話不好問出口，只能拿眼去看清韻。

清韻果然通透，臉上笑呵呵過來往茶壺裡添了熱水，佯裝無意問道：「夫人可別逗咱們姑娘，姑娘膽子小。再說了，盛京城說大也不大，紉褲堆兒裡可從沒聽說過有周公子這號人物。」

這話說得極周全，榮瀾語心裡熨貼極了。

郝玉蓮見她不信，不禁有些急，一張唱戲的臉往前湊了湊，瞪眼道：「我是寒執的親姨母，又怎麼會不瞭解自家外甥？外頭沒有人說寒執的壞話，那是寒執好交際，那些哥兒們也都記著他的好。可那些人誰也沒日日跟寒執待在一塊，都不知道他整日在酒桌上打發的，更沒有人去過周府，哪裡知道周府一片空蕩。」

瞧她說話神色正經，榮瀾語心裡頭便已經信了七八分，再加上今日下聘，周寒執卻因醉酒並未前來，更是可見一斑。

榮瀾語有些顫抖的手往袖口裡藏了藏，鴉羽般的睫毛輕輕低垂。她覺得自己已經失態了。但實際上這副神情在郝玉蓮眼中什麼都算不得，她甚至覺得這姑娘莫不是個癡的？爺兒們不覺得嗜酒是什麼惡劣脾性，但在女子眼裡，誰不知道吃酒的男人難侍候，再加上府裡一片空空蕩蕩，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？

眼瞧著郝玉蓮臉有不甘，似乎還要添油加醋的模樣，榮瀾煙終於坐不住，頂著乾巴巴的笑容道：「好男兒志在四方，喜歡吃些酒怕什麼？妳只瞧官場沉浮，上位的哪個不是吃酒的人？府裡空蕩也不算什麼，那水曲柳的桌子如今便宜得緊，銀子存下一兩個月不知能買下多少。再說，我這位妹妹手裡有鋪子，咱們爹爹可大方得很呢。」

這話是說給榮瀾語聽的，卻聽得郝玉蓮心裡熱熱的。她真是糊塗了，光惦記著周府那點子銀錢，怎麼全然忘了這三姑娘的嫁妝？若是兩人成了婚，家裡又連個長輩都沒有，自己時不時過去坐鎮指點一二，自然也有利可圖。

想到這，她竟有些後悔方才的話說得狠了。

好在榮瀾芝另起了話頭，「聽說周家老太爺身子不爽利，不知這兩日如何了？之前媒人說立秋就要成親，不知屆時能否到場？」

「也說不準。」郝玉蓮不敢替妹夫周茂岐應承，笑著答道：「我那妹夫是積年的腰傷，一旦犯起病來，連路都走不得。自家兒子的婚事雖說誰也不願意漏下，可真若趕到那個分上，也是沒法子的事。」

如此，眾人又絮絮說了幾句，瞧著天光不早，媒人便頭一個要走。

郝玉蓮眼珠轉了幾圈，終於也起身拉住榮瀾語的手道：「好三姑娘，妳別怪姨母把醜話說在前頭，姨母也是實在心疼妳。往後的日子妳且放心，大小事都有姨母給妳做主呢，妳不要怕。」

「多謝夫人。」榮瀾語不卑不亢，臉色竟也恢復得與初進門時無二了。

郝玉蓮心裡納罕這位姑娘的涵養，又對往後的日子生出幾分茫然。可媒人已經走在前頭，她也只能寒暄幾句便出了門。

這會子功夫，一直忍氣吞聲的榮瀾芝再也受不了地罵道：「這是哪家的姨母，竟生個棒打鴛鴦的心！那些事人家誰不知道藏著掖著，偏偏她有熱心腸，偏偏她長了嘴巴！」

榮瀾煙面色一沉，很快拿胳膊肘戳了戳大姊，榮瀾芝才醒過味來，榮瀾語這個正主還沒走呢。

「大姊姊想罵就罵吧，這些日子心裡藏事，也的確辛苦極了。」

瞧著榮瀾語的神情冷冷的，榮瀾芝頓時眼神一虛，求助地轉向二妹妹。

榮瀾煙卻不驚慌，唇邊噙著笑意看向榮瀾語道：「三妹妹要生氣便生氣吧，都是姊姊們的不是，可姊姊們瞞著這事也是為妳好，更何況我方才說過了，嗜酒不是毛病。」

「今兒周公子醉酒不來下聘，連兩位姊夫驚得臉色都變了，二姊姊又怎麼會說嗜酒不是毛病？不過想著也是，毛病生在別人身上，自然不是毛病。」榮瀾語聲音柔柔的，但話卻很是誅心。

可如今聘禮都下了，榮瀾煙再沒什麼可擔憂的了，態度強硬起來，「此時悔婚，往後妳的惡名就傳遍盛京了，妳弟弟也落不著好。」

「妳就知足吧，好歹我們沒貪圖妳手裡的綢緞鋪子，要是換了旁人，指不定給妳找個什麼夫婿呢。」榮瀾芝總算看出來形勢對自己有利，雙手扶著腰板理直氣壯道。

榮瀾語冷笑一聲，心知眼下跟兩位姊姊也掰扯不出個究竟，索性轉身攜了兩個丫鬟出去，留下兩位姑奶奶守著一堆乾巴巴的聘禮。

「妳瞧她張狂的——」榮瀾芝還想再說，但袖子很快被榮瀾煙扯住。

「妳也少說兩句吧。她能嫁出去，就是咱們兩家的福氣了。」

榮瀾語沒計較身後兩人再念叨什麼，只是回了亭子裡，整個人像木頭一般坐了片刻，無神的目光落在榮安寧的字帖上。

新荔心憂得緊，又自知嘴笨，便央著清韻過去安慰。

清韻何嘗不是愁腸百結，可此刻也只能勉強打起精神，湊過去遞上一碗雞絲粥道：

「兩位姑奶奶已經回家用晚膳了，咱們也到時候了，姑娘再不想吃，雞絲粥總是要用一碗，要不然我娘親這一上午的功夫可白耗了。」

劉嬾嬾是榮瀾語的乳母，情分不比旁人。

果然，榮瀾語精神了一些，赧然一笑道：「倒是讓妳們擔心了。我無妨的，就是有些擔心寧哥兒。」

「三姑娘，我從小跟您一起長大，此刻也想跟您說句掏心窩子的話。」清韻雙手扶在榮瀾語膝頭，輕聲道：「好姑娘，這事您萬萬不可有旁的念頭了。這回的親事已經到了跟前，若是您此刻反悔，往後可就再也嫁不出去了，到時候您去哪呢？一個人守著院子過日子嗎？那咱們榮府的脊梁骨得讓人戳成什麼樣，老爺夫人還回不回來？要不然去尼姑庵做姑子，若真那樣，對少爺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您再想想，您成了周家夫人，往後好歹能有照拂少爺的機會啊。」

榮瀾語一聲不吭地聽著，心裡不知醞釀些什麼。清韻的話說到這個分上，也不敢再深勸，只能等姑娘自己尋思過味來。

沒想到姑娘的手指轉瞬就點到自己的額尖，神色也比方才奕奕。「瞧妳，急得抬頭紋都出來了。多大點事？大不了就嫁過去，他喝他的酒，我過我的日子，不比嫁給一個膩膩歪歪的人強？」

清韻一怔，雖然早知姑娘是個想得開的，但每回她都這麼高高興興的，反倒讓人擔心她把情緒都藏在心底。

「姑娘……」

「粥涼了不好喝，妳叫新荔過來，咱們一起用。對了，再拿些甜蘿小菜，還有海瓜絲，清清爽爽的，最適合夏日了。發什麼呆，吃飽了還有大事做呢！」榮瀾語嘻嘻哈哈，似乎方才的事已經從心頭上過去了。

主子如此，丫鬟心裡自然也舒坦，於是主僕三人一起用了晚膳。

接下來照理本該是侍候榮瀾語理理帳目的時間，沒想到榮瀾語竟讓新荔找衣裳，說是要出門。

「這麼晚了要去哪？」清韻要從鏡匣裡頭找首飾，卻被榮瀾語攔住。

「我要帶著新荔去賞心樓買點心，自然不必打扮太好，再說，眼瞧著日落了，趕在天黑前就要回來，快一些吧。」

新荔詫異，心知榮瀾語不是嘴饞的人，大晚上出去定有緣故，但不敢問，只好照著主子的話找一件樸素衣裳。

可再樸素的衣裳也掩不住年輕的芳華，白皙的臉蛋縱使脂粉未施，仍是跟剝了殼的雞蛋似的細緻，眉目如畫，遠遠望去便已經是一道風景。

好在晚膳時分，賞心樓處處吵吵嚷嚷，誰都沒機會細瞧，榮瀾語就已跟新荔上了樓。樓上是雅間，倒是清淨許多。

「姑娘想吃什麼點心？您先坐，我去買來便是。」

新荔笑吟吟打算去找掌櫃，沒想到榮瀾語竟拉住她的胳膊，淡淡道：「上回宋虎說，醉酒之人都喜歡第二天再喝一頓酒，胃腸會格外透亮，所以我猜周大人大概在這，妳裝作周府的丫鬟去問問茶博士，就說有要事找他。我會在芙蓉號雅間等妳。」

「姑娘？」新荔嚇得身子哆嗦了一下，「您瘋了不成？」

可榮瀾語面上平靜得很，似乎早已打定主意。華麗輝煌的燈籠下頭，少女淺淺一笑，越發清麗可人，「親事都定了，不怕什麼謠傳。妳只管去吧，我自有主意，

再說，他或許不在這，咱們就權當過來喝茶了。」

新荔沒清韻機靈，但很是聽話，聞言心一定，便去找茶博士說話。

沒想到周寒執果然在此處應酬。

因見過一面，新荔一進雅間便瞧見了周寒執。她膽大不怕事，垂眸躬身福了一福便道：「奴婢是周府的丫鬟，周大人抽空出來，容奴婢回個話可好？」

「是你府上的。」不知是哪位喝得醉醺醺的男子推著周寒執喊道。

周寒執有些吃驚，但還是給了面子，走出門來，眉目肅然道：「妳也是來要帳的？」

「要帳？」新荔一驚，隨即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。周大人恕奴婢欺瞞之罪，請周大人去芙蓉號坐一坐，便知曉究竟了。」

第三章 夫妻各自的責任

原本是榮瀾語自己找人家來的，可真當這樣一位眉眼清逸的男子出現在眼前時，她捏著杯盞的手竟不由得緊了緊。

「妳是……榮府的三姑娘？」周寒執恍惚片刻才反應過來道。

榮瀾語稍稍抬眸，只見他那張俊逸得不像話的臉上，一雙桃花眼正盈盈望著自己。分明是沒有半點干係的人，可那雙眼太能迷惑人，竟讓她的心跳都漏了一拍。可中午的惱怒還在心裡，榮瀾語很快拉回心神，輕聲開口道：「今日是我冒昧了。只是事關終身，我不得不與大人見一面。」

周寒執聽見這話，眸光漸漸變得複雜，隨即有些不耐煩道：「不是說已經是兩家商量好的婚事，板上釘釘，見與不見有什麼要緊？」

榮瀾語愕然，旋即苦笑道：「大人說得也沒錯。」

其實她今日來，多多少少是因為心有不甘，很想問一問，憑什麼下聘的日子，他如此罔顧自己？但她忽然又有些通透。見與不見的確沒什麼要緊，下聘的日子來與不來，也與往後如何過的日子沒什麼關係。

她又抬眼望著周寒執。他的臉色雖冷，但一雙眼卻像是盛開的桃花，教人一眼便能陷進去。

她輕輕吐了口氣，只好又把眼眸垂下來，淡淡道：「周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。」

周寒執似乎更惦念玉竹號裡頭的事，有些心不在焉道：「妳說便是。」

「我求大人在成親的那一天還有前一天，萬萬不要醉酒。不怕大人笑話，我榮家的顏面其實已經不剩什麼了，可即便只剩下一絲一毫，也萬萬不能在我這兒被毀掉。旁的事多說無益，咱們只說準了這一條就好。」

說罷，她又蹙蹙眉，清麗的面孔染上一層陰霾。

「成親是在立秋。」周寒執的眉心蹙了蹙，臉色猶豫，顯然並沒有答應下來的意思。

榮瀾語方才和緩下來的心情復又有些不耐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徑直站起身，一雙鹿眸水盈盈，卻堅定地對上周寒執的桃花目，連語氣也不似方才柔和，而是帶著鄭重道：「周大人，我不在意您是否被迫與我結下婚事，但既然這門婚事已經定下，就請大人負起該負的責任。往後我不求您一定與我舉案齊眉，也不求您對我

呵護有加，我只希望咱們周府遇事的時候，您能陪我一起扛著；人情世故的事，您幫我一起周全著。也請您放心，我榮瀾語必將傾盡所能，幫您過好周府的日子。」這番話聽完，周寒執覺得自己的酒氣似乎都散去了大半。

甚至於此後數十年，周寒執都一直記得榮瀾語站在自己面前，目光盈盈地與自己說這番話的場景。

眼前的少女說完這番話，一雙眼便又有些黯然，睫毛如振翅的蝶兒微微抖著，語氣重新和緩下來道：「今日是我冒昧了。方才的話，也只是我的一番期待罷了，與現實或許根本對不上。」

這會，外頭的喧囂聲已經漸漸淡了，顯然過了晚膳的時辰。她透過軒窗瞧了瞧窗外，柔柔笑道：「大人還有應酬吧，我先行一步了。」

說完話，她便先出了芙蓉號的門，留下周寒執一臉怔怔。

新荔趕緊湊上來，一邊攜著榮瀾語往外走，一邊擔心道：「姑娘，方才我進玉竹號的時候可瞧見了，周大人他們四個人竟吃了七八壺酒，個個都醉醺醺的。還好周大人看上去還算眼神清明，要不我可不敢放他進來。」

榮瀾語一怔。他身上雖有酒香，但卻不至於酒氣太衝。沒想到竟已經喝了七八壺酒。

這麼說，方才那些話，只怕他根本也聽不明白吧。榮瀾語心裡一陣無奈。

許是因為在外頭守著門有些緊張，此刻放鬆下來的新荔說話像飛刀子一般。「姑娘與周大人說什麼了？他憑什麼今日下聘來遲？那些渾湯子就那麼好喝？」

「瞧妳。」榮瀾語索性放下心裡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，努力平了平氣息嘆道：「這些話別在外頭大吵大嚷。」

新荔抿了抿嘴唇，不敢再大聲嚷嚷，但嘴上仍絮絮叨叨念著。

榮瀾語心裡糾結一番，到底還是開口道：「我若是沒猜錯，只怕他也是迫於無奈才應承下這樁婚事。今兒周家姨母來，說周大人昨夜吃醉酒，一上午都沒起來，可我方才瞧著他眼圈淡淡一層烏黑，根本不像吃酒睡得好的人。」頓了頓，她又輕聲道：「也是有心事的人吶。」

「再有心事，也不該耽誤咱們姑娘。」新荔不明白。

榮瀾語沒吭聲，心裡卻已經打定主意。這門親事無論好與不好，她的日子總要快快樂樂的過下去。

玉竹號裡，一位面紅耳赤的男子正拉著周寒執說話，「你瞧瞧，這就是你爹欠下的債啊，整整三百兩銀子！本就不是個會經商的人，偏要去做那些事，自然是不得好的，若不是看在你的分上，我早就與他撕破臉了。罷了，咱們說好了的，立秋，立秋還便是，你表舅舅我的手頭也不寬裕啊。」

周寒執沒吭聲，淡淡飲盡了杯中酒。

混漿漿的酒湯在燈下泛著光，一杯接著一杯，就能把人送到毫無知覺的世界裡去。多好。

榮瀾語並不知道從下聘到立秋周寒執過著怎樣的日子，她的日子平淡得與從前並沒什麼分別。兩位姊姊自從親事定下之後似乎就放寬了心，再沒來管過她，只有

榮安寧時不時過來送些自己描的字帖，一則是讓她安心，二則是求她指點。司業府自然沒有單獨的師傅給他，莫文軒也整日忙著政事，除了派一名小廝逼著他讀書，並不問別的。

如此平平淡淡，轉眼立秋竟然就來了。雖說榮府沒落，但兩位姊姊嫁得爭氣，總算還有幾位姨母伯父過來支應著。故而一大早，榮瀾語就聽見了外頭的吵吵嚷嚷。可新娘子有諸多事要做，她根本不得出門，只好乖乖坐下來，任由喜娘打扮。新荔站在榮瀾語跟前，知道她惦记府裡大小事宜，便一件一件說給她聽，「二姑奶奶說了，這宅子她會派人收拾好，再好好封起來，只等老爺夫人有朝一日回來住著……」

說話的功夫，大妝已畢。

一襲人人都要穿一遍的紅嫁衣，在榮瀾語身上卻顯得風華不同，她宛如一塊美玉被包裹在紅潤的錦緞裡，烏髮高懸，姿色奇絕。

是連喜娘見了都要誇一句前所未見的美娘子。

「去請大姑奶奶來蓋喜帕吧。」喜娘對自己一手打扮出來的可人兒十分滿意，笑著打發小丫鬟道。

然而小丫鬟臉色卻難看得緊，覷了新荔幾眼，終究還是鼓足勇氣湊到榮瀾語跟前道：「姑娘，大姑奶奶在安排搬嫁妝的事兒。」

「這有什麼要緊的？請過來便是了。」新荔鬆了一口氣，又笑道：「妳別勾著新娘子開口，今兒新娘子的第一句話必須說給新郎聽才算福氣圓滿呢。」

「可，可大姑奶奶說，要把嫁妝扣下一半。」小丫鬟扁著嘴，眼圈都憋紅了。屋裡一瞬間靜謐下來，方才圍在周圍的幾個姨母伯母都不再吭聲，但眼光卻一個不少地盯著榮瀾語。喜娘也撂下了手裡的眉黛，笑吟吟地去拿茶湯，佯裝歇一歇。新荔一臉慌張地看向榮瀾語，卻見她神情淡然，又微不可見地搖搖頭，心裡一時更沒主意。

她哪裡明白自家主子早已有所安排，只以為主子要自己得過且過呢。

「清韻。」新荔不敢再求榮瀾語開口，便拿眼去瞧自己的好姊妹。

清韻心裡也慌得很，又心疼榮瀾語的境遇，苦笑著轉過身來，看向榮瀾語的大伯母。

這是榮家大老爺榮秉山的夫人李氏，此刻她正雙手交疊站著，眼神一如平時枯槁。

「求夫人勸勸大姑奶奶，周家的境遇您也都知道，這點子嫁妝可是咱們姑娘嫁過去的命根子，若是再少了，往後日子可如何過？」清韻小聲囁嚅，滿眼乞求之色。李氏因不得寵，一向不愛說話，此刻眼底對榮瀾語倒也有幾分心疼之色，可事不關己的意味到底更濃一些。

「也不是什麼大事吧。」她擠著笑臉打哈哈道：「大姑奶奶是當家的人，妳們兩個小丫鬟懂什麼事？沒準兒是三姑娘與妳家大姑奶奶早就說好的呢。自家的妹妹，還能讓她受委屈嗎？」

見她如此，清韻的心瞬間涼下來。想想也是，當初老爺因錯被罰流放之時，家裡這堆親戚又有哪個替老爺出頭了？到底是靠不住的人。

她無奈地扭身回來看榮瀾語，見榮瀾語淡淡笑著搖頭，心頭不由得越發酸楚。這榮家，真是沒半個靠得住的人了。

可真要讓大姑奶奶把嫁妝扣下一半嗎？清韻又不甘心。

沒想到就這會，外頭傳來一陣吵嚷聲，隨即便見到劉嬤嬤從門口圍著的人群裡擠進來，衝榮瀾語揮揮手。

「怎麼了？」清韻幾步奔過去，擰著眉毛低聲問：「嫁妝到底被扣下了？」

劉嬤嬤氣得老臉通紅，憤然道：「是，不過宋虎看得緊，大姑奶奶只挑走了幾樣而已，大半還是留下了。」她又想到什麼道：「宋虎吃了豹子膽，竟然將大姑奶奶給罵了，這個混帳玩意！」

話雖如此說，但劉嬤嬤臉上沒有半點嗔怪的意思，反倒帶著幾分笑意，顯然也覺得心裡很暢快。

清韻望向一臉恬淡的榮瀾語，這才明白主子摸透了這些人的脾性。不光是大姑奶奶，連宋虎也是。

她又想，這樣聰慧的主子，真要嫁給那嗜酒的周寒執嗎？這往後的日子到底怎麼個過法？

大喜的日子，誰都不會問宋虎是如何罵人的，但光是見榮瀾芝進門的時候整張臉慘澹得像白紙一樣，就知道這話說得肯定極為不好聽。

「我來給妹妹蓋喜帕。」榮瀾芝臉色懨懨的，不復起早的時候精神。

李氏也不多問，只是湊上來笑著說吉利話，似乎方才根本沒發生任何事一般。

新荔撇撇嘴，與清韻對視一眼，瞧著彼此眼裡都有火氣，無奈敢怒不敢言。

榮瀾芝托著榮瀾語的手往門外走的一剎那，竟然湊到妹妹的耳根子上冷笑一聲。

「妳是故意安排宋虎守著嫁妝的吧？所以那宋虎膽大包天，語出冒犯，也是妳教的？」

喜帕之下，榮瀾語蹙眉，卻沒吭聲。事是她安排的不假，可若榮瀾芝沒有占小便宜的心思，又怎會好端端被一個奴才罵？

也是她自己活該。

知道榮瀾語不能吭聲，榮瀾芝咬著後牙更加氣惱道：「方才當著後頭那些人的面，我不好跟一個奴才過不去，可那些話句句難聽，說什麼我小氣善妒、貪吃嘴饞，這些話難道不是妳教的？他不過是一個愛喝酒的下人，哪曉得這些……」

提起酒字，喜帕之下的榮瀾語冷清一笑，也不知是想起父親，還是因為想起周寒執的緣故。

耳畔，榮瀾芝冷冰冰的聲音還在繼續，「我知道妳對這親事心有不甘，可也不該打發一個小廝來辱罵我。大婚之日，我自然不能把他怎麼樣，可我倒要瞧瞧，往後妳的日子能過成什麼樣。就算父親把妳捧在心尖上，又有什麼用？還不是配個小官了此殘生。」

走在繡著梔子花的暗紅地毯上，豔紅的長裙逶迤鋪開，緩緩向前走著。在旁人眼裡，榮家長姊此刻正穩穩托著自家妹子的手，和和氣氣地說著心裡話。

然而誰也沒想到，榮瀾語此刻聽見的沒有半句祝福，全都是些冰刀子一樣的威脅。雖然早知道榮瀾芝不喜歡自己，但她沒想過這份不喜歡已經到了厭惡的程度。想想也是，當初父親母親在的時候，她年紀小，最受疼愛，兩個姊姊自然不高興。之後因為有嫁人的事跟著，大姊心裡透著虛，自然也沒跟她撕破臉。

如今倒好，宋虎這一罵，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掀開了大姊最後的偽裝。

然而榮瀾語自己不往心裡去，這些話也就只是白費口舌而已，說到底還是榮瀾芝自己越說越氣。

她咬牙冷笑又道：「聽說周府裡空空蕩蕩，除了床榻空無一物。我的好妹妹啊，這事要是讓妳娘知道，還不急壞了。」

大婚之日的規矩，新娘子是不得跟任何人說話的，必須要把這一天的頭一句話說給新郎聽才好，因此榮瀾芝吃準了榮瀾語只能硬生生受下所有委屈，連還口之力都沒有。

卻沒想到榮瀾語從來不信這些。好日子是人過出來的，不是靠著守規矩守出來的。於是，喜帕之外，鞭炮齊鳴，裡頭，榮瀾語卻是一臉平淡。她略低了頭，淡淡道：

「大姊，讓妳失望了，妳就瞧著吧，我的日子會過得極好的。」

「妳竟然壞了規矩……妳怎麼敢開口說話，是瘋了嗎？」榮瀾芝大吃一驚，咬了半晌的牙，又鎮定下來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妳的日子好？妳知不知道妳嫁的是誰？從八品的小官啊，能吃飽飯就不錯了。」

榮瀾語搖搖頭，懶得與榮瀾芝再廢話。

可榮瀾芝見她淡定，反而越發膈應，握著她的手稍稍用力，哼道：「榮瀾語，小時候享福那不叫福氣，只有享了一輩子福才叫福氣。咱們姊妹幾個走著瞧吧，我等妳哭著求到我頭上的那一日！」

榮瀾語嗤笑，不屑再說話。又聽說周寒執已到，心裡就更加落定。

高大頎長的人，穿什麼衣裳都好看，面料最簡單的紅錦，周寒執一上身，竟也有無盡的富貴氣度，根本瞧不出是宅子空空的小官兒。

就連榮瀾芝也在袖中暗暗掐了掐指腹，鬆開榮瀾語之後，湊到榮瀾煙耳邊道：「二妹夫倒也疼她，竟選了這麼個人物。」

「戲子好看，可有出息？」榮瀾煙淡淡一句，看著妹妹夫遠去的眼神盡是冷漠。榮瀾芝眼底終於有了些笑意。「這話沒錯。把她嫁出去，我心裡這塊大石頭才總算落下了。方才我氣壞了，可沒給她什麼好話聽。」

瞧著榮瀾芝有些得意，榮瀾煙蹙眉不高興道：「方才後頭的事我都聽說了，妳怎麼總是這樣不穩重？那些破東西有什麼值得妳爭的，還被一個奴才辱罵，這算什麼事啊？大姊夫若是知道，肯定不樂意。」

「他又不當家，哪知道柴米油鹽貴，妳家又比我們府裡寬裕。再說，我也只做這麼一次罷了。憑什麼父親那些好東西都留給她？妳不知道，宋虎那混小子被她指

使得團團轉，我一共就摸著了幾樣東西而已。」

榮瀾煙動了動嘴唇，沒再跟自家這位上不得檯面的大姊多說，但她不得不承認，大姊有句話說得很對，把榮瀾語嫁出去，她們姊妹倆心裡的大石頭才總算落下。至於榮瀾語往後的日子過成什麼樣，周府裡是否空空蕩蕩，與她們半點關係都沒有。

除了年節走動，大概也就是毫不相干，冷眼看熱鬧的關係。

另一邊，榮瀾語不知南北東西，只知道總算摸著了清韻的手，在她的攙扶下上了轎子。再往後就是周府的事了。

她心裡對榮府自然一萬個捨不得，但人總要長大，也就要從一個家到另外一個家。想通了這一點，心裡就能舒坦許多。

她本就是通透的人，故而此刻心情倒也沒受什麼影響。

再下轎的時候，已經是熱熱鬧鬧的周府了。榮瀾語數了三個門檻，磕了幾回頭，便被喜娘送到一間屋子坐著，說還不到鬧洞房的時辰，讓她坐著歇一會。等新郎吃完酒，自然會跟眾人一道過來。

又是吃酒……榮瀾語無奈。

「姑娘再忍一忍，一會大人就回來了。若是餓了，這會子屋裡沒人，我拿點心給您吃兩口可好？」新荔心疼自家姑娘，伏在膝頭輕聲道。

榮瀾語搖搖頭，意思是自己還不餓。她只是有些好奇，眼前的屋子當真空空蕩蕩嗎？她只能看見腳下巴掌大的地方，這一路走過來，也只是感覺出這宅子比自己想像的還要大，可至於裡頭有哪些東西，她真是猜不出。

新荔雖然忠心，但沒清韻機靈。此刻，清韻終於忙完什麼走進來，笑著湊到榮瀾語跟前道：「姑娘別怕，這宅子可不是空空蕩蕩呢，我一路瞧了，雖然是有些疏疏落落，但紅木桌椅是整套的，多寶槓裡頭也有些物件，咱們往後添置些就好，不至於沒法過日子。而且方才拜堂的時候，奴婢瞧著周大人並沒有什麼不高興，想必也喜歡姑娘。」

「那自然是喜歡的。」新荔接腔道：「姑娘長得天仙一般的模樣，哪個見了不喜歡？」

兩人說說笑笑，果然哄得榮瀾語的心情漸漸放鬆下來。她不在乎周寒執喜不喜歡自己，也不在乎兩位姊姊如何嫌惡自己，她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，替爹娘維護好榮府剩下的顏面。若有朝一日能盼回爹娘，就更是人生圓滿。

幾人說完話，屋子便靜謐下來。

繡著鴛鴦的一雙喜鞋在地上蹭了蹭，上頭的如意水紋鮮亮好看，是榮瀾語最喜歡的紋樣。她靜靜瞧著，心裡卻忽然想起外頭陪酒的周寒執。

自己是打算好了的，往後盡好當妻子的責任，然後過好自己的小日子，這會才忽然想起來，往後兩人是要住在一處的。

她後知後覺開始感到有些惴惴不安，然而這樣的情緒還沒來得及維持多久，外頭便響起了吵嚷聲。

「誰來了？」清韻抬眸問。

新荔湊到門口，擰起眉毛道：「是周家的親戚，瞧著當先的就是郝玉蓮。」

「許是來鬧洞房的吧，一會妳我站在姑娘跟前，別讓這起子人嚇著了咱們姑娘。」清韻囑咐道。

CRESCENT